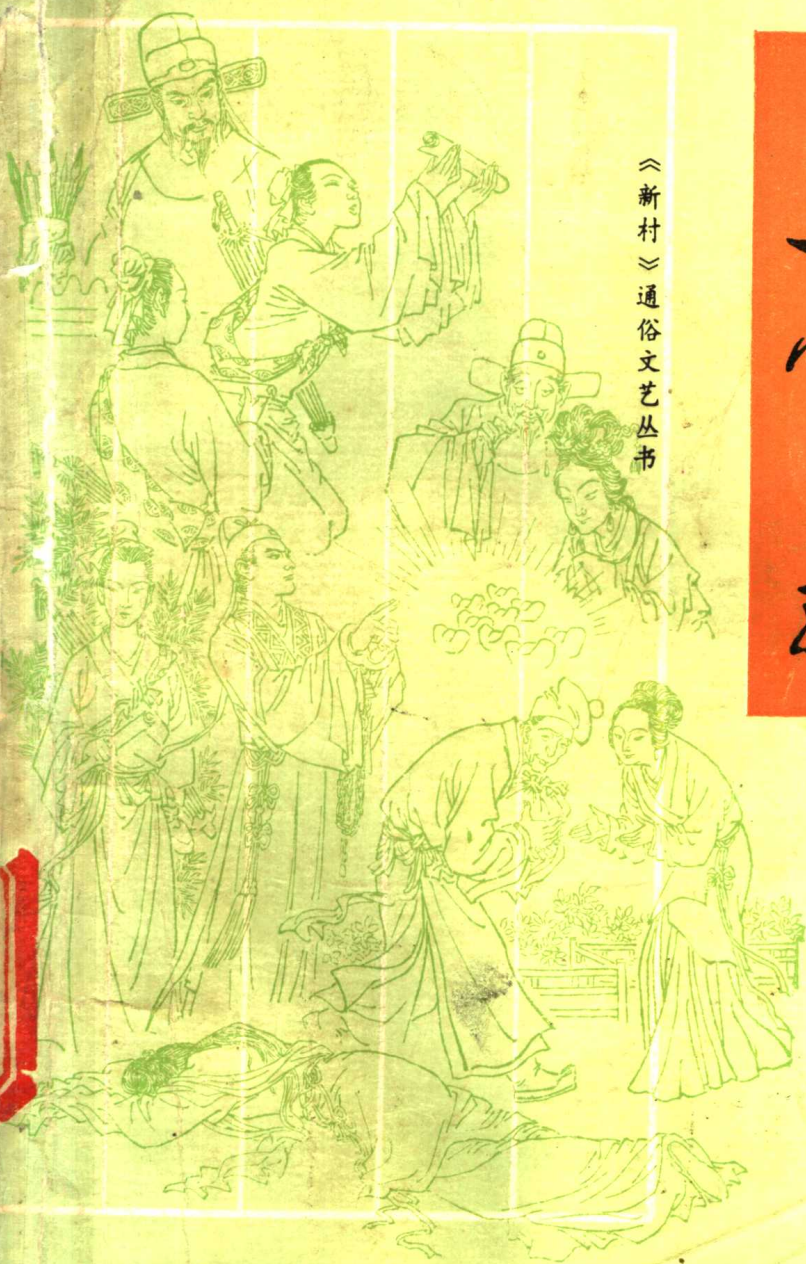


燕骨三验

《新村》通俗文艺丛书



长 篇 评 书

ZHENG GU SAN YAN

蒸 骨 三 验

陈长祥 演讲

李 颖 王 志 整理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燕 骨 三 验

陈长祥 演讲

李 颖 王 志 整理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281,000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1,550册

统一书号：10091·1045 定价：1.95元

内 容 提 要

明朝正德年间，忠厚善良的孝廉王松亭辞退盗卖主人宝扇的奴仆，恶仆之妻挟怨诬陷王与其妹瑞英通奸。瑞英自幼与富豪黄文登之子订亲。黄听信谣言，状告王松亭。纯真刚烈的瑞英不堪污辱，公堂上自戕身亡，以死相抗。松亭心痛欲裂，遗尸县衙奔府上告。县官为逃避当堂逼死人命之罪，接受黄文登重金贿赂，默许手下刁吏杀死怀孕的妻子，抵换瑞英尸身。知府误信伪证，错判松亭乱伦之罪，陷狱候斩，铸成一大奇冤。生死关头松亭之女月蓉挺身而出，为父申冤，义士李七仗义相救，清正廉明的发审官杜重峨明察暗访，识破案情，亲拟诉状助月蓉冒死拦驾告御状，皇帝钦命刑部侍郎杜文辉亲审此案。在第三次蒸骨验尸中，正直的老仵作施巧计揭露真相，千回百折冤案终得昭雪。

本书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很有传统评书引人入胜的魅力。是一部可讲、可演、可读的优秀公案故事。

目 录

第 一 回	恶仆挟怨鼓舌簧 松亭横祸起萧墙	1
第 二 回	兴词讼公堂辩理 遭诬陷姑嫂诀别	10
第 三 回	稳婆验身施诡计 烈女殉节铸奇冤	19
第 四 回	黄文登穷途行贿 刁皮顺毒手杀妻	31
第 五 回	朱知县贪赃枉法 李金鳌仗义行侠	42
第 六 回	东花厅二尸抵换 后花园泄露天机	52
第 七 回	王孝廉越衙上告 朱继保暗施计谋	61
第 八 回	剖案情师爷展高见 下肃宁府台存戒心	71
第 九 回	买关节厨子吃银票 升大堂知府重验尸	79
第 十 回	剖腹验闺秀变孕妇 抱不平豪杰闹公堂	85

第十一回	错定案知府铸冤狱 暗告密杜兴索赏银	97
第十二回	知县传票捕李七 耿春怜孤露隐情	107
第十三回	皮顺前楼密谋抓人 群雄后院聚会畅饮	116
第十四回	空手搏刃英雄虎胆 赠银放友侠义肝肠	128
第十五回	刀光鞭影真亦假 舌剑唇枪柔中刚	138
第十六回	王月蓉南监探父 肃宁县二堂夜审	147
第十七回	墨吏凶残酷刑逼供 孝廉坚贞宁死不屈	158
第十八回	小姐义正斥知府 友人相助递诉呈	168
第十九回	按院诉冤上人见喜 客厅陈辞下情上达	178
第二十回	杜重峨奉命帮办 逢清官提差解省	187
第二十一回	痛惜别泪洒十里亭 隐杀机暮投大王庄	197

第二十二回	恶解差密谋杀人计 王孝廉酒后陷桉床	206
第二十三回	庞千谢安跪招供 知县被鞠摘纱帽	216
第二十四回	具结文书争真伪 仵作大堂论蒸骨	227
第二十五回	索银行贿趁火打劫 蒸骨检验过海瞒天	236
第二十六回	李金鳌出堂作证 朱继俊血口喷人	246
第二十七回	下肃宁乔装私访 入县衙探听虚实	256
第二十八回	何妈受惊染心病 淘气义愤吐真情	266
第二十九回	泄机密店房行刺 巧跟踪堵门拿贼	275
第三十回	县衙门公堂问罪 后花园井底捞尸	283
第三十一回	重刑下皮顺招供 难言苦少庆尽诉	290
第三十二回	杜重峨帅府复命 七姨太一笑万金	298

第三十三回	富总督独断专行 按察院蒸骨二验	306
第三十四回	强权暴虐欺良善 孤弱无援夜参灵	315
第三十五回	意外庙内逢名士 不期店中遇豪杰	323
第三十六回	二女刑部乘机击鼓 侍郎阅状顿起疑心	332
第三十七回	店主出谋拦御舆 月蓉冒死鸣冤情	341
第三十八回	巾幗伺机传御状 太监乘隙动弹劾	349
第三十九回	杜文辉查办直隶 富额庆有恃无恐	357
第四十回	大堂上总督作梗 紫竹巷侍郎访贤	365
第四十一回	促膝谈心晓大义 灭祖欺师夜行刺	374
第四十二回	闻老秉公蒸骨三验 总督弄权瞠目结舌	384
第四十三回	论功罪孝廉昭雪 评是非烈女正名	392

第 一 回

恶仆挟怨鼓舌簧 松亭横祸起萧墙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一点也不假。人前背后谁也免不了说点闲话，可千万别传闲话造谣生事。古往今来，造谣诬陷不知害了多少好人，不知闹出了多少乱子。我说的这段书，就是因为从几句谣言上起，直闹到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搭上若干条性命，铸成了一桩公案。

这事情出在明朝正德年间。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东门外离城五里王家台，住着一位王相公名叫王松亭。父亲早年曾做过一任道台。父母去世后留下他们兄妹二人。妹妹名叫王瑞英，年方一十七岁。这位王小姐自幼由父母作主许给了本县西门外黄家湾黄文登之子。两家门当户对，幼小订亲，如今还没过门。

王松亭娶妻张氏。张氏娘子过门来操持家务非常的贤慧。所生一女取名叫月蓉。月蓉姑娘比姑母瑞英小两岁。这夫妻俩疼爱妹妹不亚如疼爱自己的女儿一般。这位王相公幼读诗书，颇通经史，可就是对于功名利禄从不放在心上。十六岁上考中了秀才，十八岁中了举人。明朝把举人也称作孝廉，这算有了功名了。多少朋友劝他进京会试，王相公摇头不考。为什么呢？他也说个理儿，进取功名无非是为了做官。可这官是好做的吗？有几个落下好名声的。即便落下好

名声又有几个有好下场的！不易。还是无官一身轻，当个平民百姓太太平平。闷得慌了找几个朋友吟诗作赋、放歌饮酒，落得个自在逍遥。

王相公为人又很忠厚，家里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是也算富足。一家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是上和下睦。这日子不是挺好吗。嘿嘿，出事了。

家里用了几个仆人，这仆人有长短之分，常年在这做活的叫长仆，临时找来帮几天工的叫短工。王松亭这人厚道，对于下人是甭管长短，都一律看待。其中有这么一个仆人名叫蒯江，夫妻俩都在王家做短工。噶，蒯江这人可机灵，会来事儿，那真是抬头一个见识儿，低头一个故事儿，七十个心眼，八十二个转轴，办事利索，手脚勤快，会讨主人的欢心。王松亭很喜欢他，一来二去的就把他当做贴近的仆人了。哎哟，这可吃香了，当仆人的能熬到这一步可不易。主人跟前的红人儿，主人到哪儿他到哪儿，跑前随后形影不离。干好了就可能提上管家，那可就阔了。可这蒯江呀，不是这块材料。来的日子不多，主人刚这么一信任，他就有点晕了。怎么办呢，这人有个毛病不好，好赌钱。常言说奸情出人命，赌博生盗案。他赌输了就得想法子奔辙，手脚还有点不老实。就因为这个，在谁家都没干长。到王家来前三枪他还板着，虽然偶尔也偷着出去耍耍，可不敢大来，没露什么马脚。时间一长，主家也信任了，手底下这钱也方便了，就有点板不住了，借个由子就往外溜。让他出去办趟事，该一个时辰回来的，俩时辰也回不来，干吗？赌博去了。就这样虽然王松亭也有些察觉，可是没往心里去，因为他这人忠厚哇，总以为别人大概也都和自己一样，所以对谁都不提防。

可这蒯江有一回可把事情闹砸了。王相公房里的铺陈摆

设不少，连他自己都没个数。不过他有一把折扇，是他最心爱之物。这把扇子一尺来长，凤眼竹的股，璧玺的扇坠儿，这还不算主贵，最值钱的地方是这扇面儿。他这扇面称做十二元。怎么叫十二元呢？这上面有唐宋元明十二位状元的题诗、题词。您就知道这把扇子流传了多少年了。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件传家珍宝，传到王松亭手里，扇股都变成红的了。王相公最爱惜这把扇子，平时都舍不得用，用缎子扇套装着，除非会见什么高贵亲友才能拿出来。拿出来也不是用它扇风，不过是点缀而已，即或偶尔打开给别人看看，那也是轻启慢合，决不能象有些人似的弄把扇子呱嗒呱嗒的没事穷溜。

就这把扇子让崩江给瞟上了。他在外面赌输了，想拿点什么出去换俩钱，好往回捞。其实这屋里东西多了，你拿点什么不好哇，他单相中这把扇子了。他光知道这扇子值钱，其实怎么主贵他可不知道。觉着这玩艺儿不大，好藏好带，又不是什么金钱珠宝，大概丢了主人也不会怎么追究。就这么的，他拿出去给卖了。卖给谁了？太熟的地方他还不肯去，他卖给了城里的一家古玩铺了。古玩铺的掌柜姓曹。这位曹掌柜是行家呀，一瞧这把扇子，又瞧了瞧来卖扇子这个人，问：“你打算卖多少钱？”“五十两。”“好，我要了。”二话没说连价都没还，给他兑足五十两银子，把扇子留下，人打发走了。

那位王相公扇子丢了还不知道呢。偏赶上第二天进城拜客，临出门一看崩江不在跟前，带着个书童就出来了。拜完客往回来，路过这家古玩铺，曹掌柜把他拦住了，“哎哟！这不是王相公吗，好久没见了，您今儿个这么闲在，进城来了。”“噢，曹掌柜，久违了。我这是来看望一位朋友。”“王

相公，我早就听说府上有一柄祖传的宝扇称做十二元，可是有的？”“啊，有哇。您问这个是……”“我这柜上也收藏了一把扇子，上面有唐宋元明历代十二位状元的题诗。究竟是真品还是仿制我可不懂，想请您帮我鉴赏一下。”“是吗？”王松亭一听这可太巧了，心想，我那把扇子还没对儿呢，这儿又出来一把，“好吧，我开开眼。”赶他到屋里接过来一瞧哇，傻了。哟，这不是我的那把吗！自己的东西能不认识吗，“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打算卖多少钱？”曹掌柜一看就明白了，哈哈一笑：“这把扇子要论价，值万两黄金。您要是看中了，我双手奉送。您要问这是哪来的，昨天我花二百两白银买的。”瞧哇，那五十呀，到这儿就变二百了。他就把昨天买扇子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王松亭说：“实不相瞒哪，这把扇子是我的，不信您瞧这上头有家父的印记。平时就在我书房里放着，没觉着带出来呀，什么时候丢的，我还真不知道。”“哎哟，是吗！要是这么的，那是我买了贼赃了。行了，算我倒霉，扇子您拿回去，物归本主。二百银子算我孝敬您了。”您瞧这买卖人多会说话呀。王松亭能这么办吗，“别价，你也不易，我能让你赔钱吗？要不这么办吧，你花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多少钱，就算我赎回来了。这就算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哪能要您的钱呢，您是老主顾了，平时总照应我，我再要您破费这太不对了……”“咱就这么办了，扇子我拿走，钱改日给您送来。可有一节，你得告诉我，来卖扇子的是什么样个人儿。”曹掌柜就把卖扇子这人什么年纪，什么长相，多高个头，什么穿戴这么一说，王松亭这才恍然大悟，甬问这是蒯江啊。好嘛，养了个家贼！他收起扇子向曹掌柜道过谢走了。回家之后就把这事对张氏娘子说了。张氏说：“这两口子算对付

了，爷们偷，他这媳妇手也不老实，小小不然的事我也就没告诉你，反正太值钱的东西她也不拿，什么针头线脑、小来小去的東西抽冷子不见，她就划拉去了。行了，能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实在用不了也别伤害他们，好说好散一打发就完了。”

王松亭一琢磨，有理。也没说什么，就把这两口子给辞了。这一辞活，蒯江心里明白。他要算明白人呢，应该感念人家的大仁大义。这两口子不然，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怀恨在心。如今在家里抱蹲了，两人大眼瞪小眼儿，还得想法子找点活干呀。没人敢用，都怕他这人性。后来有人介绍说西门外黄文登黄大老爷家要用个女仆。蒯江这媳妇娘家姓朱，蒯朱氏就这么着到黄家来了。黄文登的夫人魏氏一看这小媳妇还挺精明，行啊，先干两天试试吧，就把她留下了。要说当下人的也不容易，这财主们是一人一个脾气呀。要碰见象王松亭那样的主人，待人宽厚还好侍候。可这样人不多呀。黄文登待人就不好答对，他为人刁钻，挑拣还多，他能当当下人的支使得一天到晚闲不着，还总挑毛病。要不，怎么在他们家能干长了的人也不多呢。这蒯朱氏新来乍到，加着八十二分小心，早起晚睡手脚不时闲儿，小偷小摸的毛病也没敢犯。一晃干了半年多，干得还算不错，真把主人家侍候乐了。有一天在上房屋里做活，黄文登的夫人魏氏把她叫住了。说：“瞧你手脚这个利索劲儿，不象力巴，你准是在谁家干过吧？”蒯朱氏顺口回答说：“啊，在东门外王松亭的府里干过一阵子。”“哟，”魏氏一听乐了。心说，这王家不就是没过门的媳妇王瑞英的娘家吗？蒯朱氏可不知道这两家是什么关系。不过她这话说出来可有点后悔。怎么办呢？怕人家问哪，你在那儿干的好好的，怎么会被辞了呢？不好回

答。魏氏还真没问这个，她想通过这佣人了解一下没过门的儿媳妇人品如何。象那个，要问，你倒是把话说明白啊。她要是直说也就没事了，魏氏是怕明说问不出实话来，她想绕着弯地问。哎！倒霉就倒在这绕弯上了。

“哟，这么说你原是王孝廉的佣人哪，我听说他有个妹妹，你见过吗？”“啊，见过，见过。”“模样怎么样啊？”

“啊，模样可是百里挑一。”“活计怎么样？”“喝，好活计，描龙绣凤巧极了。”嘿，魏氏一听高兴了。

“听说她还有点文才？”“是，听说是念过书，经常写诗作画什么的。”“噢，赶情好。那么这位姑娘的品行如何呀？”

朱氏一琢磨，别光说好哇，这么好，那么好，你咋让人家给辞了！“啊？啊人品哪……这个……”哟，魏氏一瞧这是怎么了，怎么一问人品，就打沉了。越看她犹豫就越想问：

“人品怎么了，你倒是说呀。”这位夫人越急着问，崩朱氏越说不上来。“啊，人品哪……她这个……”

“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这一句话可麻烦了，魏氏能不关心儿媳妇的人品吗。听这话心里咋噎一下。脸上也挂了相了。“哟！怎么个不怎么样啊？”崩朱氏这边觉着说走嘴了，我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呀，话出口收不回来呀，硬着头皮往下说。“她……听说……”“听说什么？”“老夫人，这话我跟您说，您可千万别对外人说呀，按道理说呢，奴不言主过，我们可不该说。既然咱闲说话唠起这码事来了，那我就实说吧。听说这位瑞英小姐和她哥哥俩不清楚！”魏氏这么一听啊，就觉着脑袋嗡的一下，眼前直冒金花呀。“朱妈儿，这个事儿你可不许胡说八道哇！”“嗨，这我们敢胡说

吗，不信你瞧瞧去，王大小姐如今都怀了七、八个月的身孕了！”她觉着反正这是说闲话，谁还能真的去打听。嘿嘿！就这几句闲话。可就惹下了一场塌天大祸！

当天晚上这话就过到黄文登的耳朵里了。两口子一合计，这媳妇咱不能要了。黄文登一想别忙，光听她这么一说不成。这个事我得亲自看看去，我黄某人的眼里可揉不得砂子。到了那儿用不了三言两语就能问出个究竟来。只要把柄落在我手，嘿嘿，退婚？便宜他了，我得把他的家产给折腾多一半儿来！临完了，这媳妇我也不要。

第二天黄文登换好衣服穿城而过。来到了王松亭的府上。王松亭不知道怎么回事呀。一听说老亲翁来了，远接近迎，让到书房沏上茶。王松亭这儿越客气越恭敬，黄文登越觉着，嗯，你这是心中有鬼！茶罢落盏，黄文登是开门见山：“我干吗来了呢？咱两家在令尊大人活着的时候是二好结亲。如今令妹也老大不小了。我打算趁着我还在着，把孩子们的亲事给办了。”

噢，王松亭一听：“这太应该了，那么您打算几时操办呢？”“三日后我派轿迎娶！”

啊？王松亭愣了一下，笑了。“老人家，您这是开玩笑吧？”“怎么开玩笑呢！”“这么些年了，咱们总见面儿，您从来没提过要迎娶的事，怎么说娶就这么急呀？”“那么你说我什么时候娶合适？”“当然，日子得由您定，不过也得早打个招呼，我就这么一个妹妹，老人留下了这一片家产，也有妹妹的一份儿。妹妹过门儿，我得厚厚地给她一份陪嫁。太草率了恐招亲朋耻笑，您得容我准备准备呀。”

“说得好，那么你打算准备多长时间呢？”

王松亭一算计，要办嫁妆，最好是花个几千银子到苏杭

去办，来回少说也得仨月。

“这么着，一辈子就这么一回的大事，您也别太急喽，仨月以后再办如何？”

黄文登一算计，噢，你妹妹现在怀胎八月了，再过俩月生了，过仨月连月子都坐完了！想得多美呀！想到这儿一阵冷笑：“这么说，就得等你仨月了？”王松亭一听，心说，这位今天怎么了，怎么说话总带刺儿呀。“老亲翁，那么依着您的意思呢？”“依着我的意思呀，这个媳妇我不想娶了！”“您这是何意？”“嘿嘿，咱是光棍一点就透。我说这话，你明白，我明白就完了。”

这一番话可把王松亭说个稀哩糊涂。“咱俩家既是做了亲就不外，莫非晚生有什么得罪之处，有什么话还请您明说。”

“好吧，既是这样，我问问你，你妹妹王瑞英还是个处女吗？”就这句话不要紧，不亚于打了王相公一个嘴巴，他这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心里当时就翻了个个儿。这是多大的羞辱哇。王相公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老先生，”这回也不称老亲翁了，“您这话是从何说起！”

“从何说起？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自己做的事，怎么反倒来问我。”“我做了什么事？”“哈哈，我本想给你留个面子，不说破也罢。那么你既然一定要问，你自己出去打听打听去，谁不知你们兄妹苟且私通、你妹妹怀胎八月之事！”

这句话，王松亭可真受不了啦。要不是在自己家里，他非端起茶壶给黄文登开了不可。“你……你偌大年岁，竟敢信口雌黄！”王相公哪生过这个气呀，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浑身直哆嗦。黄文登一阵奸笑：“不要紧，我有容人之量，咱这事你说是官了还是私了吧？要是官了，我要告到

当官，问你个兄妹通奸、败坏人伦之罪，不但得革去你的功名，好一好还得问你个流徙之罪。要私了也好办，那你就看着办吧。”

“呸！黄文登，我一向把你作为长辈看待，不想你说出这等话来，真是禽兽不如。这个事你要完我还完不了呢，你不说官完吗，好！咱俩在这没说的，我要与你到肃宁县去辩理。明天把我的妹妹也带上堂去，当堂相验，她要是有点失节，我认可当堂跪死；她要是贞节烈女，你怎么办？”

“我要是屈说了你们，我宁可领罪。王松亭，你等着打官司吧！”说到这儿黄文登一甩袖子站起来就走。这一打官司不要紧，事情可就闹大了。